

小区有很多树。从居所望，东窗南窗北窗，皆有。眼耳鼻舌身意，春夏秋冬，观树。

单说说香樟吧。香樟是最多的，十八年前来这里，就是被这一条条香樟树道吸引，主干道的香樟是枝头茂盛，次干道的还不过一根根木柱杵在路边，广玉兰女贞树还是小小班状态，现在当然早已博士后出站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上海，如此规模的香樟道颇不多见，于是就爱树而就屋了。接下来就住下了。那么多年过去了，房旧了，路破了，人换了一拨拨，行道宽敞无车到停车矛盾，香樟不管这些，从木柱长成枝干丰富叶冠葱郁的大树，窗前的那棵香樟本来纤细瘦小不过在底楼的窗前照个面，现在攀上五楼了，映在窗前春风里摇摇去。就是住户自己插杆的一棵小香樟，小苗一般的幼年，现在已飘然有姿，高过二楼，春天叶子换新，青嫩间抽出朱色，好比秋色斑斓。

从东阳台斜视健身小园，那颗香樟树冠已然好像一把大绿伞覆盖了大

香樟亲

□龚菲

半个园子，园子里的器材虽然锈迹斑斑，园中回廊也已成了来本埠帮儿女带孩子的老人们的半露天棋牌室，破旧小方桌固定放在回廊，小板凳随身，常常同时开两桌，叽里咕噜自成天地，可是园里的草木多好啊，冬青围墙，紫藤已道枝攀援，凌霄茂盛，白兰花飘香。有时忍不住下楼走进园子，在那棵香樟下站一站，仰头呼吸、呼吸，打牌的老太奇怪地望望我。不知她们是否觉得在这么苍郁飘逸的香樟边上打牌几多福气呢。

主干道上的香樟自是不必说，左右攀枝，搭成空中树棚，路边的别墅人家光线难免被遮，辣手割枝的也并不稀少，不过香樟不怕，照样伸展，声色越来越壮观。

香樟的春景犹如秋色，嫩叶抽芽时颜色是红色的，那种秋枫一般的红，

飘落下的旧叶有红绿黄褐的斑驳，树上大多的叶子犹如绢豆腐般的嫩，带一点点芥末色的绿，实在清莹。仲春的时候就那么在风里招摇，窗前的樟树是几株并肩的，密密的叶子已如波浪，一层层滚来滚去，看一次痴一次。四月底的时候若芝麻般细密的香樟花开起来了，风里就染上了香，不是香樟木的那种香，樟木的香还是厚了，香樟花的香则比较薄，可是薄里又馥郁，比茉莉花浓一点，比白兰花又清淡些。

四季樟绿。四面环樟。原先还看得见高速，看得见对过的别墅，现在一冠冠香樟已使别墅零星成了小红帽。再过几年，不知是否有天光穿林之感，也许其时会嗔怪它们遮了光线？

樟树有佳邻，桂花树多棵，枇杷树若干，栀子花围篱，柳树排队，夹杂探河而长的构树，红花白花的夹竹桃，居



情之所钟

膀，赶忙追随，只见它收翅，一足轻立河边树梢，憾只憾腹中缺少知识，不识鸟名，那就只是看它们娇俏柳枝顾盼，点枝凝立离去，如赏动态宋元画意。

从一根根迁移来的树柱，然后葱茏，香樟在你的看和不看中发芽、换叶、抽条，冠可荫日。夏天一到，那些乱停的车就更乱了，见缝插针地找大樟树荫。树荫总是不够用，树要慢慢长，车造一辆买一部都是快事。年复一年，树高了壮了更苍苍郁郁，车是只有报废一途的。

早春坐出租遭车祸，骨折养伤，各种煎熬，眼见着春天粉红粉绿，出门踏青是妄想，下楼都得慢慢来。幸好这一窗一窗的香樟，青嫩的绿，摇曳的枝条，清香的花，红黄绿斑驳的叶色，每天每天就这么大片大片地给你看，再心情不好下去岂非辜负了树情树意。

所以，尽管知道树诗树文无数，还是要写点文字给树亲们看。其实明白树看见不看见的根本无所谓，树只是本分地生长着。这些话，不过人说说给自己听吧。

微童话(二篇)

□戴达

笨太阳

一滴水站在田野上。一滴水里活着一滴太阳。女孩听到水在叫：“快救救我，我要被太阳晒干了！”女孩急了：“笨太阳！一滴水没了，水里的太阳也就没了呀！”水的呼叫越来越弱，太阳的光线越来越细。女孩哭了，眼泪像断线珍珠滴入一滴水里，汇成泪潭。太阳在泪潭里泡大。浅浅的泪潭边，有蜜蜂飞来。女孩的泪是甜的。

植树

“扑通”的声音，是我把一颗石子扔进学校鱼池时的声响；“呜哇”的声音，是我扯女生辫子时女生的哭声；“哈哈”的声音，是我上课扮鬼脸时同学们的笑声。放学后老师带我植树。我们挖了一个坑。我趁老师打水时，把“扑通”声、“呜哇”声和“哈哈”声埋进坑里，种上一棵树，完了，我和老师一起给树浇水。

等待

□朱逸飞

我站在窗边，蓝天白云下，楼下小花坛的花正开得烂漫美丽。我还在等待，而你已走远……

昔日的我们曾相遇在那片花海，你可知你的出现温暖了我的岁月，相同的志向，相同的爱好，甚至相似的性格，使我们成为知己。

也是在那繁花似锦的季节，我们分道扬镳，但是，我们相约四年后共同走进同一所高中，我还记得，那天风有些急，我望着你离去的背影，憧憬着四年后我们的重逢。

再见你时，是一个深秋的午后，天有些阴沉，我刚走出校门正准备回家，就看到了你，我险些认不出你：染黄了的长发，耳朵上、手上、脖子上，叮叮当地挂了许多，露骨的服装，艳丽的扮相，还有那像夜猫一般张扬的笑容。很多人围在你的身边，他们带着讨好似的笑容，你的脸上是故作成熟的稚嫩。这样的你，记忆中的你，重叠在一起，我辨不出真伪。我没有跟你打招呼。回家的路上，经过小花坛，樱花早已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料峭的凉风吹过，好冷。

如今的我们都已步入初三，每一天都很忙，偶尔我会想到你，想到那段纯真的青春年华。你也许已和我渐行渐远，而我还在那方年华驻足停留，希望有一日能看到你蓦然回首。



老屋 毛嘉焕摄

立夏过后，迎来小满。

居住在新城高楼里的同事问我：“小满是什么节气？”

在我眼里，小满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节气，因为夏收作物就要成熟，农人过去的耕耘、播种就要获得预期的收成了。每日上班路过一片麦田，麦穗在和风的撩拨下，越发鼓起身子，展示出幸福的模样。油菜和

小满

□陈兴龙

蚕豆也褪去了春日里的青涩，展示出生命的粗犷与壮实。

小满也是一个富有诗意的节气。一阵和煦的暖风吹过，麦子前赴后继

地绵延推涌，如波浪一般滚向前去。走过去，扯下一支麦穗，搓一搓再一吹，一小把黄中带绿的麦仁就到嘴里。嚼一口，嫩生生、甜丝丝中带着清香。它们在一天天你追我赶中走向饱满和成熟。

久居在繁华街区里的同事，你们知道吗？小满就是：“小满小满，麦粒渐满。”

动物素描三则

□雷清越

猫

猫像一位高贵的妇人，它们轻盈的步子，被人们称为猫步。它们穿着柔软的皮大衣，两只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脚上有厚厚的肉垫，走起路来悄无声息，一不留神一只猫就蹿到了你跟前。

猫是妩媚的，所以人们常常把它比做女人，其实猫骨子里是很凶的，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凶。在各式各样的故事中，猫常常也会小小地客串个角色。人们常说猫和狗不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狗是忠臣，太过热情，而猫阴险，终究是养不熟的。

无论是洋猫还是土猫，都瞪着可爱的、无辜的、漂亮的眼睛，它们可爱，还会用“吃醋”来博取人们的喜爱。有许多爱猫人士养猫，把猫

当成自己的孩子，逗它们玩，宠它们，其实说不定只是猫在投其所好，逗它的主人玩罢了。

猫真是太像女人了呀！

狮子

狮子披着一身黄袍，竖着一圈金色的鬃毛，像一位威武的国王！

狮子被称为“森林之王”，不是因为它长得像国王，而是因为它有一口令许多动物闻风丧胆的牙齿，它的菜谱都是荤菜：细皮嫩肉的羚羊、高高大大的长颈鹿、擅长爬坡的岩羊……

在非洲大草原，狮子真的就像国王一样，它们以家庭为单位拥有自己的领土。狮子的分工十分奇特：雄狮负责保卫领地，雌狮负责填饱一家老小的肚子。雌狮虽然长得不如雄狮帅气，但捕猎时是十分英勇的，它们压低

身子，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等到猎物从它们的跟前跑过，它们便双脚一蹬，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扑到猎物的身上去，咬断猎物的动脉血管。

不捕猎的时候，狮子喜欢用长长的尾巴充当驱蝇绳，它的舌头除了品尝美味，还有个大大用处就是清洗自己的眼珠，没想到吧！

企鹅

企鹅在动物界算得上是一位绅士，它们穿着黑色的燕尾服，步伐不紧不慢的。

企鹅住在南极寒冷的土地上，那里人烟罕至，连动物都没有多少，所以它们像独居者一样；但是企鹅又是群居动物，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企鹅都是一大群一大群的，所以我觉得企鹅既独居又群居。

游园杂咏(十首)

□钱梦龙

繁英

微雨轻阴三月时，众芳吐艳尚参差。
小园连日东风劲，催放繁英十万枝。

寻花

娇黄嫩紫一丛丛，曲径寻来兴自浓。
老去情怀殊未改，看花依旧爱深红。

新柳

乍醒东君意兴长，飞红点翠写春光。
料应难画千丝柳，先试新梢几缕黄。

闲吟

满眼新苗浥雨浓，闲吟喜过小桥东。
心头自有春无限，扑面何妨料峭风！

竞舟

船头切水快如刀，击桨平湖语笑豪。
自喜少年心尚在，争先划过赤栏桥。

听莺

最爱林间漫步行，娇莺唤友一声声。
不知清兴添多少，但觉先生杖履轻。

茶话

窗外垂杨千万条，窗前茗碗话今朝。
漫愁点鬓些微雪，坐对春风吹欲消。

老花匠

槛外新葩众口夸，几疑吹落满天霞。
灌园老汉拈髭笑：白了须眉红了花！

诗翁

开过蔷薇榴火燃，芳菲次第竞新妍。
诗翁也共春难老，彩笔风流似少年。

我愿

春风吹雨雨催春，万紫千红别样新。
我愿年年花似海，不辞长作育苗人。



小草青青

企鹅虽然是鸟，却是地球上唯一不会飞的鸟。它们的食物是海里的磷虾，为了吃这一口食物，企鹅不得不穿着厚厚的燕尾服在冰天雪地里走很远很远。

企鹅忠实地执行一夫一妻制，它们通过叫声来辨别自己的伴侣。企鹅的小宝贝是从蛋壳里孵出来的，小企鹅从蛋壳里出来需要6个月的时间，企鹅父母轮流照顾小企鹅，轮流觅食。小企鹅刚出生时，十分可爱，灰灰的，它们长大后就会换上燕尾服，成为“绅士”，开始自力更生。

在所有动物中，我最喜欢的最想保护的就是企鹅，但因为全球变暖企鹅在逐年减少，所以请大家保护环境，保护动物，让这种绅士般的动物在地球上快乐地生活吧！

(本文作者系华二初级中学学生)